2017 年，“眼与心—杨参军绘画作品展”，北京　方圆美术馆

出品人 ：贾新伟
策展人 ：陈子胄
主办单位：中国美术学院　浙江省美术家协会
承办单位：方圆美术馆
支持单位：浙江千山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
展览时间：2017 年 09 月 29 日---10 月 18 日
展览地址：北京朝阳区 798 艺术区方圆美术馆

眼与心

事实上我们也看不见一个心灵能作画，正是把自己的身体借用给世界之时，画家才把世界变成绘画……

——梅洛·庞蒂

为什么西方绘画中有光影，而中国画家只看到线条？
为什么西方绘画中有色彩，而中国画家只用笔墨？
在塞尚和贾克梅蒂的眼中，世界为什么会是那样？
在我眼中，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
自从 1984 年巴黎回来后，这些问题始终在我心中纠结。
1906 年，67 岁的塞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喃喃自语：我是否能达到我那苦苦寻找，长期追寻的目标呢？我每天都在研究自然，却似乎少有长进……

塞尚苦苦追寻的是什么？梅洛·庞蒂在《塞尚的疑惑中》将其归纳为：他努力在不离开直觉感受中，寻找真实，同时，他追求真实，但又拒绝用以往达到真实的手段。也就是说在看似无法调合的二律背反之中，塞尚将感觉和理性、观察和思考同时融进了直观中，使绘画真正重新回归绘画的本身。由于没有前人的经验作参考，所以他苦苦寻找，同时，疑惑也就始终伴随在他的绘画中。但这种尝试却开启了西方现当代绘画运动，也让个人的视觉体验和感受成为了绘画的主体。

贾克梅蒂将视觉的瞬间感受，注入了对绝对永恒的追求之中，他将塞尚开启的真实观推向了世界存在的本身，并影响了具象表现绘画的众多画家们。然而在我眼中的真实是什么？1995 开始的写生，我是以他们为榜样的，23 年以来我的眼中总充满着疑惑和纠结。
首先我感受到，眼睛要做到全然的“无先验”的观看几乎不可能，因为以往的经验总是在视觉中闪现，而在对象中，我们所能看到的，也是绘画表现之中的已有因素，甚至是照片也全然可以捕捉到的因素。我逐渐体会到，“回到事物本身”和“无先验”的观看可以是我们在已有的价值判断中寻找新视觉基本姿态，但绘画终极的价值却要落脚于你看到了什么？

在塞尚眼中，色彩的感性直觉揭示了世界理性存在。而在贾克梅蒂眼中，却只有人物鼻尖到耳根的空间距离。塞尚在现象学的境域中生发了全新的审美语言，而贾克梅蒂的眼中投射出的更具存在主义的思想意蕴。

我曾迷恋于我所看到的任何事物。

在我的视觉之中，开始是静物，然后是人物和风景。我曾不加选择的描绘我见到的任何事物，那是为了迫使自己进入“无先验”的状态，但却始终感到无法表达出自己的绘画思想……今天我艰难的开始了不断的提炼节段。

直接对物写生确不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特征，但观物和体验，却是常态，“以物观物，物不能瘦其真”，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品质是将“心”安顿于自然之中，让心随着风起云落之动而动，在庄子般清空了的心斋中体味自然，在纯然的游戏状态中表现自然。然而这“纯然”的背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了强大的精神取向——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之境。

潘天寿说，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。”

我的视线被有选择的引向了生活中最熟悉的人与物之中，我画家乡的发小，在他们已过中年的脸上，我看到了岁月和生命的流变的痕迹，同时也感到了自己内心的冲动；我画家乡的风景，在那些近乎原始的低山浅水中，寻找着儿时的记忆，我更迷恋于在那枯枝麦绿的对比中抒发自己对家乡自然真挚的热爱。

眼在看，其实是心在看，我的眼睛开始躲避着一些风景，也开始寻找新的风景，特别是近期的庭院创作中，我仿佛感到那些松针和枝干与中国传统文人之间的心灵相通。

我深知自己的视觉中有了更多中国传统绘画的“写意”，也有了更多自己的独特的“心意”。

我在眼与心的纠结中，实践 20 多年，我深知写生的行为本身不是我们画画的目的，但只有在直观体验中，我才能感受到世界所具有内涵，因此，我只能不断前行。

杨参军

2017 年 9 月